

文白對照二十五史分類傳記

直臣奸臣傳

主編：秦進才

海南出版社



· 文白对照二十五史分类传记 ·

直臣奸臣传

栾保群 秦进才 编译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3 号

责任编辑 刘文武

封面设计 张 戈

文白对照二十五史分类传记

直臣奸臣传

栾保群 秦进才 编译

海南出版社出版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泰山新华印刷厂莱芜厂印刷

*

850 × 1168mm 1/32 12.875 印张 317 千字

2001 年 11 月 1 日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3000

ISBN7 — 80590 — 745 — 5/K · 37

定价: 19.00 元

前 言

平时人们口头上说的“奸臣”，其实是个很不确定的概念。它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奸臣以外，还把佞臣、贼臣、叛臣、逆臣，甚至所有朝廷中的反派角色都包括在内了。

这对道地的奸臣来说，实在有些不恭。因为他们大多是很忠的，忠于他们自己的主子。常言说：“忠奸不两立”，那是把两派臣子的势力对立，而就忠和奸两个概念来说，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黑白分明，立场和角度的变化，往往会使忠、奸颠倒过来。唐懿宗说：“众人都说卢杞奸邪，我为什么不知道？”严嵩罢相离朝，世宗皇帝寝食不安，好象丢了魂。天下人眼中的奸臣，往往是皇上眼里的忠臣。

所以有人说，奸臣和昏君是一对连体儿。意思似乎是，君因为昏庸，而被奸臣愚弄、蒙骗了。

可是又不尽然。刘阿斗是个胡里胡涂的庸君，可以被黄皓愚弄；隋炀帝是个淫暴的昏君，宇文化及可以用声色犬马来迎合。但唐太宗一世英主，宋高宗中兴帝王，甚至那个“千古一帝”的秦始皇，还有那“半边天”的“千古一帝”武则天，都是与昏、庸二字不沾边的，奇怪的是他们身边的红人中也有奸邪在，这种现象是很值得读者思考的。起码我们可以知道，奸臣的得势与君主的昏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奸臣是君主（特别是不昏的君主）本体的延长；是替他们达到自己目的、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甚至是为他们任罪受过的替身。秦桧死后，宋高宗对杨存中说：“朕今天才可以不在靴子中藏刀子了。”轻轻地一句话就把卖国媚敌、残害忠良的罪过推卸了，倒好象自己一直受着老秦的挟制，委屈得很。至于武则天对奸邪酷吏的卸磨杀驴，气魄和手段就更高一筹，

把不忠于自己的老臣老将收拾完毕，再把忠于自己、陷害老臣的奸邪诛灭，于是天下人心大快，齐颂英明。忠臣的死给主子留下了骂名，奸臣则用自己的死洗刷了主子，甚至给主子博个美名，可见奸臣的尽忠是很彻底的。

封建史家对奸臣和叛国投敌的叛臣、参与弑逆的逆臣以及其他名目的贰臣、佞臣、贼臣等等是有所区别的，这里似乎还有矛盾性质的区别。对本朝来说，叛臣、逆臣自然是大逆不道，但对于后来人来说，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古书上说起“元恶大憝”，就是王莽、曹操、王敦、桓玄，这些也大多被当成奸臣的典型。但其实他们不过是没有成事或没有彻底成事的皇帝而已。宋、齐、梁、陈的高祖们哪个不是前代的逆臣？北周的逆臣就是开国明君隋文帝，一代英主的唐太宗就是叛逆的主谋。“二十四史”中有个有趣的现象，每部史书都是“逆臣”、“贼臣”、“盗贼”、“蛮夷”做尾巴，但下部史书的第一位，其实正是前部尾巴中的一员。“二十四史”就是这样无意中巧妙的衔接起来。如此说来，操、莽、敦、玄，也不过是没成气候的唐宗宋祖而已。这就是我们没有把这几个舞台上的大白脸入选的原因。

但也算一个例外吧，我们把《南史·贼臣传》中的侯景收了进来。其实他算不得什么奸臣，简直连“臣”都不是，收他的理由就是他无类可归，但又爱莫能释。《侯景传》是《梁武帝本纪》的续编，不读它就不知道那位文武全才、吃斋念佛的梁武帝是什么东西，由于他的一意孤行，给整个江南造成了多么大的祸害。

由于要照顾到各个朝代，一些货真价实的奸臣也被割管了。时势造英雄，奸臣也是时势造成，碰上个识货的皇上，奸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冒出来，什么“五鬼”、“四贼”，让人觉得哪个都不忍割弃。但篇幅有限，又不能让几个朝代专美，所以只好从中选一二个代表人物，把名额让给也许资格差一些小奸臣了。

目 录

前言 (1)

汲黯传

——《史记》卷一二〇 栾保群译(1)

江充传

——《汉书》卷四五 栾保群译(9)

朱云传

——《汉书》卷六七 栾保群译(13)

盖宽饶传

——《汉书》卷七七 栾保群译(17)

郅恽传

——《后汉书》卷二九 栾保群译(22)

梁冀传

——《后汉书》卷三四 栾保群译(30)

寒朗传

——《后汉书》卷四一 栾保群译(41)

董卓传

——《后汉书》卷八二 栾保群译(43)

苏则传

——《三国志》卷一六 栾保群译(59)

贾充传

——《晋书》卷四〇 栾保群译(62)

周顗传

——《晋书》卷六九 栾保群译(75)

沈怀文传

——《南史》卷三四 栾保群译(81)

侯景传

——《南史》卷八〇 栾保群译(88)

古弼传

——《北史》卷二五 栾保群译(128)

杨素传

——《隋书》卷四八 栾保群译(132)

刘行本传

——《隋书》卷六二 秦进才译(151)

赵绰传

——《隋书》卷六二 秦进才译(154)

宇文文化及传

——《隋书》卷八五 秦进才译(158)

王珪传

——《旧唐书》卷七〇 秦进才译(165)

李林甫传

——《旧唐书》卷一〇六 栾保群译(172)

杨国忠传

——《旧唐书》卷一〇六 栾保群译(183)

萧复传

——《旧唐书》卷一二五 秦进才译(193)

安金藏传

——《旧唐书》一八七 秦进才译(198)

柳浑传

——《新唐书》卷一四二 秦进才译(200)

韩偓传

——《新唐书》卷一八三 秦进才译(205)

许敬宗传

——《新唐书》卷二二三上…………… 秦进才译(211)

李义府传

——《新唐书》卷二二三上…………… 秦进才译(217)

夏竦传

——《宋史》卷二八三…………… 栾保群译(223)

丁谓传

——《宋史》卷二八三…………… 栾保群译(234)

胡铨传

——《宋史》卷三七四…………… 栾保群译(242)

蔡京传

——《宋史》卷四七二…………… 栾保群译(260)

秦桧传

——《宋史》卷四七三…………… 栾保群译(272)

万俟卨传

——《宋史》卷四七四…………… 栾保群译(304)

贾似道传

——《宋史》卷四七四…………… 栾保群译(308)

杨朵儿只传

——《元史》卷一七九…………… 栾保群译(321)

铁木迭儿传

——《元史》卷二〇五…………… 栾保群译(328)

李仕鲁传

——《明史》卷一三九…………… 栾保群译(335)

周新传

——《明史》卷一六一…………… 秦进才译(338)

杨继盛传

——《明史》卷二〇九…………… 秦进才译(342)

海瑞传

——《明史》卷二二六……………秦进才译(354)

严嵩传

——《明史》卷三〇八……………栾保群译(365)

马士英传

——《明史》卷三〇八……………栾保群译(375)

李森先传

——《清史稿》卷二四四……………秦进才译(390)

王杰传

——《清史稿》卷三四〇……………秦进才译(393)

穆彰阿传

——《清史稿》卷三六三……………秦进才译(399)

汲黯传

——《史记》卷一二〇

【说明】汲黯，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历史上少有的直臣。甚至直率得已经达到憨的地步。但他憨而不愚，不结党，不营私，治民律己，都以黄老之道为准，所以他虽然面揭武帝之短，直斥权臣之奸，却能得到雄武之主的容忍，终于得享天年，死后还受到皇帝的怀念。所以直臣之直，首先是立身正直。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他的先人很受古时卫国国君的宠信，到汲黯一共七代，代代为卿大夫。汲黯凭借父荫，在汉景帝时担任太子洗马，以庄重为人所敬惮。汉景帝去世时，太子即位（即汉武帝）。汲黯为谒者。东越各国相攻战，武帝派汲黯去视察。他没有到东越，只走到吴郡就回来了，汇报说：“东越人互相攻战，是他们本来的习俗，不值得让天子的使者去视察。”河内郡失火，绵延烧毁了一千多家，武帝派汲黯前往视察，他回来报告说：“百姓家中失火，房屋相临比而延烧，不值得担忧。臣经过河南郡，河南的贫民为水旱灾害所伤者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行事，持节打开河南仓库的粮食，以赈济贫民。臣请求归还节杖，并伏矫诏之罪。”武帝表示赞许而赦免了他，迁为荥阳县令。汲黯以当县令为耻，借病告归乡里。武帝听说了，就召拜为中大夫。因为他屡次直言进谏，不能久留在朝内，就迁为东海郡太守。

汲黯学黄老之言，为官理民，好以清静为治，选择适当的属吏而委任以政事。他的治理，只是责以大体，不苛求小节。汲黯好得病，躺卧在内阁中不出来。过了一年多，东海郡大为治理，为人所称道。武帝听说，召入朝廷为主爵都尉，位列于九卿。治事仍是无为而已，弘张大体，不拘于琐细的法规。

汲黯为人性格倨傲，少礼节，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合于自己心意的他能优礼相待，不合自己心意他连见一见都不能忍受，士人也因此不依附他。但他很好学，游侠，崇尚气节，品行修洁，好直言进谏，屡次触惹得皇上发怒，常仰慕傅柏（汉景帝时梁国人，为梁孝王将，生性亢直）、袁盎（汉景帝臣，史称其为人大体慷慨）的为人。与灌夫、郑当时和宗正刘弃交好。也因为屡次直言进谏，不能久居其位。

在那时，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谒见，田蚡都傲不为礼。可是汲黯见田蚡未尝施拜，经常只是一揖。汉武帝正在招募文学儒者，总是说：“我欲如何如何”，汲黯回答说：“陛下心内多欲而外表好施仁义，为什么要效仿唐尧、虞舜之治呢！”武帝默然，气得脸色大变，为此罢朝。公卿大臣为汲黯担心。武帝退下之后，对左右说：“汲黯的憨直也太过分了！”群臣中有人指责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陷主上于不义的么？况且我已经身在其位，纵使珍惜自己的性命，也不能辱没朝廷呀！”

汲黯多病，病将满三月，武帝曾几次批准他回家养病，但他始终没有养好。最后一次生病，庄助为他告假。武帝说：“汲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助说：“如果让汲黯居官任职，他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但假如让他辅佐年少的君主，就好比坚守城池一样，招之不能使他来，挥之不能使他去，虽然是自以为有孟贲、夏育之勇，也不能改变他的立场。”武帝说：“是的。古时有社稷之臣，象汲黯，就有些近似了。”

大将军卫青为侍中，武帝坐在茅厕中接见他。丞相公孙弘私下求见，武帝有时连冠都不戴。至于象汲黯求见，武帝不戴冠是不接见的。武帝曾经坐在武帐中，汲黯前来奏事，武帝没有戴冠，望见汲黯，赶紧躲入帐中，让人批准他的奏章。他就是这样被武帝所礼敬。

张汤正因为改定律令被任命为廷尉，汲黯屡次在武帝面前指

责张汤，说：“您身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抑制天下的邪心，安国富民，使监狱空虚，这两者你一样也做不到。你明知不对而苦心成之，析言破律，以就其功，你为什么把高皇帝的法律胡乱更改呢？您恐怕要因此而断绝后代了。”汲黯有时与张汤辩论，张汤之辩常在对词句字眼的琐碎苛求上，而汲黯所持议论又过于亢直高旷，不能使张汤屈报，他便忿怒地骂道：“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能当公卿大臣，果然如此。让天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的，一定是张汤了！”

这时，汉朝正开始征讨匈奴，怀柔四夷。汲黯主张国家不要多事，乘武帝闲暇，常建议与匈奴和亲，不要兴兵。武帝正向慕儒术，尊崇公孙弘。等到事情越来越多，吏民就开始投机取巧了。武帝便又研究法律，而张汤等人就凭借屡次请求处决犯人而得到宠幸。可是汲黯经常诋毁儒术，当面揭发公孙弘等行为诈伪、耍小聪明，以阿顺取悦于皇上，而刀笔吏专门深文周纳，陷人于罪，使人不能明了真相，只以压服百姓为功。可是武帝越发赏识公孙弘、张汤。公孙弘、张汤心里恨透了汲黯，心想就是武帝也不会喜欢他，便打算借故诛杀他。公孙弘为丞相，便上言说：“右内史所辖境内多有贵人宗室，难于治理，除非是素有重望的大臣就不能胜任，建议改汲黯为右内史。”汲黯当了几年右内史，官事毫无废辍。

大将军卫青地位越来越尊贵，他姐姐又当了皇后，可是汲黯依然与他抗礼。有人劝说汲黯道：“从天子那里就希望群臣屈身于大将军，大将军地位越来越尊贵，您不可不下拜。”汲黯说：“以大将军而有行揖的客人，难道他就不尊贵了么。”大将军听说了，更加敬重汲黯，屡次请教国家朝廷的疑难问题，对待汲黯胜于平生好友。

淮南王刘安图谋造反，但忌惮汲黯，说：“他好言进谏，守节操，能为道义而死，很难用错误的道理迷惑他。至于要说服公孙弘，那就象拔掉幼芽、振落枯叶一般容易。”

武帝既然屡次取得对匈奴的胜利，汲黯的话就更加听不进去

了。

开始汲黯位列九卿的时候，公孙弘、张汤只是个小吏。等到公孙弘、张汤渐渐贵显，与汲黯为同位，汲黯又攻击公孙弘、张汤等人。不久公孙弘官至丞相，封为列侯。张汤官至御史大夫。当年的丞相吏属都与汲黯为同列了，甚至尊贵受重用超过了汲黯。汲黯心中不服，不能没有一些怨望之情，见了武帝，就上前言道：“陛下使用臣子好象堆积柴薪，后来者居上。”武帝默然不语。等到汲黯退下，武帝说：“为人果然不可不学，看汲黯说的话，他的憋气更厉害了。”

过了不久，匈奴浑邪王率领部属归降汉朝，汉朝发车二万辆迎接。官府没有钱，就从民间赊借马匹。有的百姓把马匹隐藏起来，马匹不能备足。武帝生气了，要斩长安县令。汲黯说：“长安县令没有罪，只有斩了汲黯，百姓才会拿出马匹。而且匈奴背叛他们的君主而投降汉朝，汉朝可以让沿途各县用驿车递送，何必搞得天下骚动不安，使得中国敝弊以服事夷狄之人呢！”武帝不说话了。等到浑邪王来到，商人与他们做生意，坐罪当死者有五百多人。汲黯请求单独接见，见于高门殿，说：“匈奴攻打要路关塞，断绝和亲，中国兴兵讨伐，死伤者不可胜计，而军费多达数百万。臣以为陛下俘虏了匈奴人，一定都作为奴婢赐给了从军死难者的家属，所虏获的物品，也一并赐予，以慰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现在没有做到这些，浑邪王率领数万之众来降，陛下空虚府库以赏赐，征调良民以奉养，待他们犹如骄子一般。愚民哪里知道在长安城做买卖，会被执法吏认做私运违禁物品出边塞呢？陛下既然不能取匈奴的资财以告慰天下，又以苛细之法杀死无知之民五百余人，正所谓‘为了庇护树叶而伤害树枝’，臣很以陛下为不可取。”武帝默然，不肯同意，说：“我很久没有听说汲黯讲话，如今又开始胡说了。”过了数月，汲黯触犯了小法，正赶上赦令而只被免除了官职。于是汲黯隐居于田园。

过了几年，正值改行五铢钱，百姓有很多偷铸的，以楚地为最甚。武帝认为淮阳是楚地的属郡，就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伏地推辞，不肯接受任命，屡次强行授任，然后他才奉命。武帝召见汲黯，汲黯对着武帝哭泣道：“臣以为至死也不会再见到陛下了，想不到陛下又录用为臣。臣常有病，没有能力担任郡中政事，臣愿意充任中郎，出入宫禁，为朝廷补过拾遗，这是臣的愿望。”武帝说：“您瞧不上淮阳么？我现在不是已经召您回朝廷了么。只是淮阳的官吏与百姓合不来，我只想借用您的重望，卧在床上就可以治理好的。”汲黯辞行以后，拜访大行长官李息，说：“汲黯被抛弃到郡中，不能参与朝廷的议政了。但御史大夫张汤，其智慧足以拒谏，其诡诈足以饰非，专务巧佞之语，诡辩之辞，不肯持正为天下人说话，一心阿顺主子的意愿。主子不喜欢的，他便诋毁，主子喜欢的，他就赞誉。他好兴起事端，舞弄文法，内怀奸诈以操纵主子意图，外靠贼吏以加强自己的地位。您位列九卿，不早上言，就会与他一起受处罚了。”李息害怕张汤，始终没有敢上言。汲黯在郡中按照老章程治理，淮阳政治清明。后来张汤果然垮台，武帝听到了汲黯对李息说过的话，就按律治罪李息。命汲黯以诸侯国相的官秩继续治理淮阳。七年后汲黯就去世了。

汲黯死后，武帝因为他的缘故，提拔他的弟弟汲仁官至九卿，其子汲偃官至诸侯相。汲黯姑母家姐姐的儿子司马安，年轻时和汲黯一起为太子洗马。司马安巧于仕宦，做官四次为九卿，后来以河南太守去世。兄弟们凭借司马安的关系，同时官至二千石的有十人。濮阳人段宏，开始奉事盖侯王信，王信信任他，他也两次官至九卿。可是卫地人当官的都敬惧汲黯，甘拜汲黯的下风。

【原文】

（栾保群 译）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於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

“越人相攻，因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

黯学黄老之言，汉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贵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徒波承意，陷主於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黯数质责汤於上前，曰：“公为正

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今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狱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益责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不用群臣而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今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贵人

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徵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黯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后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於是黯隐於田园。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郛，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闕，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挾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后张汤果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岁而卒。

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